

「深時」藝術家對話：許聖泓 X 約瑟芬娜·聶利馬勒卡

Artist Conversation on 'Glacial' between SHIU Sheng-Hung and Josefina Nelimarkka

訪問、彙編: 吳虹霏

Interview and edited by Hung-Fei Wu

關於顏色與色粉

吳虹霏：

兩位的用色基礎是如何奠定的？對色彩的運用是否有受到任何自然、文化上的影響？

許聖泓：

我之前在選色上面都是依照自己的直覺或是習慣比較多，之前大部分都是用壓克力顏料。這次畫冰川系列，總感覺用這種塑膠材料、材質來畫冰川，好像少了點什麼，就開始去探索一些色粉，一方面也想說用一些對自己健康比較好的天然色粉的顏料。

在探索的過程中，我發現這些色粉原本的礦物樣態很吸引我，就越找越多，包括去了解這個色粉、顏料在繪畫的歷史上有什麼樣的演變。像是有些具毒性的顏料後來就被取代了，而有些昂貴如青金石，也因為科技的進步有更平價的替代品。我就這樣找了很多資料，並逐漸拼湊。在畫這些風景的時候，我在選色時就像在挑選現成物一樣，把這些色彩作為配色的想像與基礎，去感受、呈現這些顏色的魅力。

約瑟芬娜·聶利馬勒卡 (Josefina Nelimarkka)：

很开心我們對色粉有著同樣的著迷，我也擁有繪畫的背景，在十多年來持續展開對於色粉的實驗，例如在我的〈濕畫〉系列中，色彩在變化的大氣條件中浮現、流動，其中色粉的不穩定性扮演了這樣的過程中很關鍵的角色。

即便後來我的創作轉向到比較跨領域，色粉依舊是我會一再回返的元素。我對於色彩化學很感興趣，也跟聖泓一樣會探索色彩的演化，以及其文化/社會/經濟的歷史。這讓我想與實驗室合作，挖掘色粉的物質結構，去了解這些色彩內在的自然景觀。這也是〈歲差〉中很重要的訊息——色彩的物質性，作品探討色彩之下的隱形風景，揭露其組成。

一個連續性的色彩過程，可以是實體材料也可以是數位的。我對色彩的興趣源自它的互動特質，但當然其中也是很個人、直覺式的色彩選擇，這很難解釋。我相信我們對色彩與感知，都還有太多不知道的事情，而色彩不只是感知，更超越了肉眼的觀察。

許聖泓：

色粉是一個最原始的狀態，且有一些不可預期的效果，從中瞭解原本結構後，就會有更多的想像，也方便創作者嘗試更多效果。

約瑟芬娜·聶利馬勒卡 (Josefina Nelimarkka) :

沒錯! 在我的創作中，從不是將色彩上在表面(上色)，而是在過程中決定色彩，進而成為作品的物質。〈濕畫〉是很形而上的，這可能聽起來有點神祕，但這是透過一個對於其存在與未來充滿未知的冒險過程，所提出的對於時間的探問。

許聖泓 :

我很好奇在你的作品中帶有許多藍紫色的色彩，這些是北歐或芬蘭一天中某個時段常出現的色彩嗎？覺得很像日落前的色彩。我在一些北歐或是冰島的照片中，常看到攝影師拍大片粉紅色或是藍紫色的自然風景。

約瑟芬娜·聶利馬勒卡 (Josefina Nelimarkka) :

我喜歡這麼想像夕陽：空中無數個看不見的微小空氣粒子(氣膠)，是這些粒子折射出我們看到的色彩。所以我們所看見的或許並不是這麼的「北歐」，因為這些粒子可能來自世界各處。例如當夕陽的天空特別紅，也許是因為這是來自撒哈拉沙漠的沙塵。從這樣的角度觀看夕陽就變得更有意思了，它是在地的天氣現象嗎，或其實是帶來別處的訊息？

許聖泓 :

分享我之前森林的系列作品的想法，在台灣的平地要有一些顏色的想像，對我來講有點靈感上的匱乏。因為台灣的色彩是比較鮮豔的，這種低海拔的氣候狀態到了高山上就會很不一樣。我去了高山上，特別是兩三千公尺高海拔的山上，那種氣候的身體感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，比較涼爽舒適的。

而高山上的顏色和景象也是平地比較不會見到的，特別是高山上在午後氣候變化很大，例如起霧、下雨之類的。所以，在爬這些高山的時候，這些時間性跟空氣濕度、狀態，給我一些繪畫上的想法。而爬山其實蠻考驗身體的體能，還有個人的體質。有的人容易有高山反應，像我就是，會有一種危險性。所以透過登山這種活動，除了在視覺及觸覺上有這些靈感的想像以外，也會對你的身體有另一層的思考。個人面對自然的態度，心境上也會改變。變動性，不確定性，山一直都在那，我們不一定每次一定要攻頂，得失心也不需要這麼重。

關於風景

吳虹霏 :

你們如何透過創作 (重新)定義「當代的風景」？

約瑟芬娜·聶利馬勒卡 (Josefina Nelimarkka) :

風景是一種時間性的經驗。在我的創作中，風景揭露了相互依存的狀態，關於正在流逝的此刻的不同的過程與相互關係。風景不僅是我們面前的景象，而也包含了周圍的，這一切並非都是清晰可見，卻都共同構成了當下的經驗。

在「深時」這一個展覽中有許多不同的風景樣貌。在「歲差」中是色彩的內在景觀與地質的時間景觀，這種時間風景也延續到「未來的記憶」。此外，風景也是透過語言、環境與此刻狀態的身體經驗。「一瞬與薄雲」探問我們感知風景的方式，也是我從創作位於北方森林的戶外裝置「空氣遺忘」系列時便開始展開的現象學方法。這些對話性的文字關注大氣、環境與我們的身體之間的關係。我們的視覺主宰了絕大部分我們對事物的感知，而這些詩句般的文字試圖納入那些空間中不可得見的，透過「當下這一刻」來開展出一面風景。

許聖泓：

我會覺得她的那些風景看起來很抽象，但她其實就是把那些對於時間的感覺提出來，那這種感覺，每個人感受之後他會有自己腦袋中風景的樣貌，我覺得她很多作品都像是去給人家這樣的一個開關，可以去觸發，那個風景就不是這麼指涉性的。

約瑟芬娜·聶利馬勒卡 (Josefina Nelimarkka)：

很喜歡你用開關的方式來比喻能夠改變人的觀點的那個元素。或許並不需要說太多，而是取決於創造了什麼體驗。

我很欣賞聖泓的是，你能透過繪畫的語言，去展示這樣的複雜性。面對著生態危機與氣候緊急狀態，因為這太普遍而我們也早習慣了這些現成的景物，我們常會忘記這些議題其實比我們見到的更複雜。為了瞭解這議題的嚴重性，並促使人們做出改變，我們需要了解這個複雜的相互關係。

許聖泓：

其實最一開始出發去做這個冰河系列，是把風景畫當成一個隱喻。我不斷地在不同地方生活，在變遷中感受到經濟開發的問題，把這些開發的破壞跟記憶的東西連結就有所衝突，就會被犧牲。其實都是從這些很個人的、自己觀察的現象出發，之後才覺得可以用風景畫來傳達這些複雜的狀態。

我受到的藝術訓練的養成，是東西方雙邊的，中國的山水其實也是畫家藉由這個風景去傳達當時的社會觀察，也會有批判在裡面；或是呈現個人的某種心境，其實蠻抽象的。寫意是一種方式，其實它裡面有很多複雜的東西。我的出發點一開始並不是就想去談論氣候，那都是後來。但的確後來對地質學、高山植物的遷移有了更多的了解後，我更清楚我作為一個人要如何和環境相處，也可以知道其中有哪些呼應我想談論的抽象現象，或是過往作品裡持續存在著的狀態，例如：消逝，時間性，變動。像 Josefina 的作品，她可能對那些消逝和時間的變化有她個人想表達的狀態，透過這種很抽象的形式表達。其實我這次也是用這樣的方式去表達。

約瑟芬娜·聶利馬勒卡 (Josefina Nelimarkka)：

我想「此刻」是我的靈感來源，但是是以非常抽象的形式。首先，它永遠關乎一種可能性，因為此刻幾乎要消逝了，所以永遠像是被完成了，又有無限可能。思考此刻就會進入到哲學的象限，去探索時間與空間究竟是什麼。

但同時，我也會以大氣的角度思考時刻，透過空氣中連續的形成與循環，這一刻是特定氣候條件形成的結果，抑或是能量？因此這些時刻有著多重的本質，也因此帶有決定性。

所謂的當下的改變，無論是聖泓將其個人的經驗轉化為繪畫，或者是像是「歲差」的無盡綿延過程，沒有一個存在是真正靜止的，作品都因此與當下有了連結，並且允許了讓事物改變、演進，與被詮釋的未知。

關於挖掘現實

吳虹霏：

兩位在這次的展出作品，在研究與取材上都不約而同地與地質學等科學學科有了交會。這讓我想到《地質學家的計時錄》這本書，我們是否可能將其中的次標題「像個地質學家般思考可以如何幫助拯救世界？」(原文 how thinking like a geologist can help save the world)，當中的「地質學家」改成「藝術家」呢？兩位又是如何在科學事實與美學之間的空間調度平衡？

約瑟芬娜·聶利馬勒卡 (Josefina Nelimarkka)：

在「未來的記憶」系列的數位裝置中，這些數據資料除了告訴我們溫度的歷史變遷，與遙遠過往的大氣條件之外，更直接將我們帶到了南極，直面著已消逝的冰層，以及冰層底下跟著消失的數據資料。我們從沒有處在這麼脆弱的位置——當這些歷史資料消失了，我們就無法知道未來該往哪去。

「未來的記憶」的創作起點是探究氣候建模技術中運用的數據資料，但經驗性仍是關鍵。當我們看著「未來的記憶」的絲綢裝置，我們便是注視著蘇格蘭艾倫(Arran)島上的繁複狀態，在這裡我們真的可說是行走於時間之上，面前的風景反映了地質的悠久變化。這件作品邀請觀眾思考這樣的影像如何可能——它蘊藏了什麼樣的地質時間——去思考能夠創造出眼前的影像的，地球上圍繞著的所有動能與動態。

這樣的時間風景幾乎是很難理解的，當我們想到其地質與如此漫長的數據是橫跨了幾百萬年的時間、蘊藏了浩瀚的生態智慧。然而當我們想著過去的同時，也都會投向未來。「未來的記憶」用氣候建模使用到的科學資料啟動，這個資料無處不在，我們的存在已經受到這樣的知識，以及「未來的記憶」所影響了。

許聖泓：

我也希望自己的作品這樣，可以邀請觀眾一起，也許大家可以解讀到更深層的意義，但如果觀眾們沒辦法看到或她不想知道這些，至少他在體驗當中有意識到這件事的存在，這樣也是不錯。

我覺得 Josefina 作品中這些 data 和顯微圖像本身就具美感，可以觸發對過去與未來的想像。透過將這些材料視覺化，藝術家揭露了被忽略的現實與改變，這些都與人類活動相關。

約瑟芬娜·聶利馬勒卡 (Josefina Nelimarkka)：

數據資料背後的脈絡是很重要的，作品、藝術家與觀眾都會受到資料的影響。但是到底這些資料代表著什麼？它們代表著這些測量與挖掘所發生的所在，不僅僅是數字，而是這個星球對我們傾訴著其存在的狀態，是活生生的事實。我希望透過這些數據資料，與作品建立一個更有力量的關係，同時也打開想像的空間——去想像未來的樣貌。

除了事實的轉換，我們或許也可想想資料的來源——氣候科學家們在什麼樣的場域工作？可能是現今測量儀器所位處的高山上，永凍土正在融化、冰川正在消失；或也可能是在極地的研究站，鑽研著冰心中困住的空氣泡泡以解讀古老的大氣資訊。

許聖泓：

這次我的創作花了大量的時間進行關於色粉的成分研究，我發現美術材料通常都是礦物供應鏈運用的末端，最高品質與需求端通常都用在高科技產品或是經濟價值高的產業。例如錳 (Manganese) 曾在其他工業運用上的需求強勁，後來需求改變了，製作成本的提高或是生產過程安全性等問題，而採用其他方案替代。美術材料的市場小，顏料廠商取得純色粉「錳藍」的難度提高，最後只能停產，改為混色調和取代原本純色粉的配方。

這讓我對礦物在當代產業的運用與供需價值感興趣。之前也看過一篇文章 (2010-2014)，芬蘭是歐盟鈷礦最大的供應國，其次是俄羅斯。

約瑟芬娜·聶利馬勒卡 (Josefina Nelimarkka)：

是的，芬蘭有大量的鈷礦，位在最北邊的拉普蘭區，一個有著獨特自然景觀，但也越來越脆弱需要保護的地區。

談到像是鈷礦這種與色彩相關，也同時與新科技相關的礦物，人類應該對這樣的資源有更多的關照與保護。從礦物的觀點來看，會發現所有的科技其實都是古老的，因為支撐著這些科技的資源是來自地層之下，幾乎是永恆般的長存此處。這是科技的矛盾之處，帶著嶄新的概念，但以物質層面來看其實是古老的。

許聖泓：

鈷礦開發其實就是在閱讀這些資料中所看到的一個現象，但其實我最感興趣的是斯瓦爾巴(Svalbard)這個地方，它也是早期開發煤礦場與鐵礦後所留下的小鎮，現在變成全世界種子基因的保存處。在未來有新的疾病產生，需要一些作為藥物的材料的時候，也許現存的植物、農作物已經不在了，那我們可能就需要種子資料庫找尋是否有可以用的東西。斯瓦爾巴又是一個無時區、沒有人為介入劃分時間界線的地方，它不屬於任何一個國際標準時區，那麼時間可以是什麼狀態？這些有趣的因素讓我想去把它畫出來、研究它。這是我的出發點。

剛剛提到的一些關鍵字，像我有畫一些「短葉紅豆杉」、「桃實百日青」，這些也是在科學研究中可以提煉出抗癌的藥物，這些物種也是因為環境開發而瀕臨絕種，如果它們沒有被發現說是一個有用的物種，那它們是不是就這樣默默被消失了？目前作為對人類有用的物種，所以才被保護。因此裡面有很多複雜的因素。我描繪、認識這些植物，將這些物種畫出來，就像以前山水畫的畫家也會畫竹子、花，在現實環境的現況當中，將自己的感受、繪畫語言，從形式的掌握中找一個平衡。

約瑟芬娜·聶利馬勒卡 (Josefina Nelimarkka)：

在聖泓的作品中，我可以看見不同的時間重組方式，有著地理、地質、社會政治等多重的層面，就像是蘊藏在時間中的種種事件。能夠透過這個展覽認識他的研究方法，了解他如何透過繪畫語言傳遞訊息，是很棒的收穫。

斯瓦爾巴這個奇妙的地方提供了如此多種不同的面向，在我的作品中也有使用在這裡量測到的空氣粒子的數據資料。然而種子資料庫也同樣面臨了危機，因為永凍土融化使那個地方不夠低溫到能夠保護儲藏的種子。

許聖泓：

剛剛提到瀕臨絕種的樹——像「桃實百日青」，台灣的日治時期在日月潭那邊很多，現在就瀕臨絕種了。我有引用一些高山植物那本書的內容，當時一些日本學者研究的文字，他們對檜木原始林、桃實百日青原始林的描述，但現在已不復存在或是已經變遷了。這些風景，我只能從以前的文字中去找尋，去想像它當初的樣子。

約瑟芬娜·聶利馬勒卡 (Josefina Nelimarkka)：

這些細節都很珍貴，也是專屬於你的繪畫方法。我認為重視過程是一種對於結果導向的抵抗，有很多的創作是迫於從結果中思考，這是本末倒置的。長時間的研究，以及從過程建立起來的繪畫方法，是讓自己被這個主題包圍，與之相處很長一段時間，這就成了一種反叛的藝術。

過程就是可能性，因為允許了所有的問題、主題與複雜性，交織後便成為帶有不同時間與不同觀點的複合體。游移在真實與推想之間、直覺與詩意之間，以及在科學、生態與政治之間。擁有在時間內穿梭、在極大極小的尺度中變換，以及想像未來的自由。這種無法被定義的認識事物的方式，在今日的世界顯得更為重要，而在藝術中過於鉅細靡遺的描述是有危險的。

許聖泓：

其實一直以來我都不是先做好完整的構圖再照著畫，都是會邊畫邊想，會去找尋繪畫過程中的偶發，篩選保留，然後再觸發下一層下筆用色的想像，當然有時候也會弄糟把原本喜歡的狀態蓋掉，就要再接著從這個壞掉出錯的點出發整理，下一步也許又有新的感覺，我很享受這樣的繪畫狀態。

約瑟芬娜·聶利馬勒卡 (Josefina Nelimarkka)：

自由是很重要的，無論是過程的開放程度，或是其定義。在對事物的討論中，必須保持這樣的直覺與開放性，因為若非如此，就沒有讓藝術得以發生的空間了。

吳虹霏：

很感謝也很開心能有這次的對談的機會，我們得以從色彩、風景這些共通性的表層切入，然後在從兩位的創作所觸碰到的複雜現實，回推回對兩位都至關重要的過程與開放性，我想這的確就是藝術最迷人的地方所在，也是這個充滿危機感的時代很需要的一種世界觀。謝謝你們！